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直布罗陀水手

边荒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dit la patronne... que l'électrique...
dans la nuit... balcon où se...
ses têtes... très bas, au dessus...
quitté la...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Le couloir, par terre, étouffé...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où elle se trouve maintenant...
déjà... l'hôtel est plein...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à c...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直布罗陀 水手

边芹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布罗陀水手/[法]杜拉斯著;边芹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66-1

I. 直… II. ①杜… ②边…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443 号

Le marin de Gibraltar © 1952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45 千字 印张:11 $\frac{1}{2}$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宋嘉哲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66-1/I·1883 定价:19.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第一部

我们已经游览了米兰和热那亚。到比萨两天后，我决定去佛罗伦萨。雅克琳同意了。她总是同意的。

这是和平的第二年。火车里挤得没有座位。不管哪条线、哪个钟点，火车都是满的。旅行变成了一种体育运动，我们也越旅行越精。可是这一次，在比萨，当我们抵达车站时，售票口已经关了，不再出售任何一列即将开出的火车的车票。尽管有这些阻挠，我发誓当天就要到佛罗伦萨。每当旅行的时候，我总有这股倔强劲，我总是必须旅行得更多更远。那天，只要想到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佛罗伦萨就让我受不了。我大概也说不出为什么，我期待于这个城市的是什麼，我希望发现什麼，得到什么样的短暂休憩。既然除了这种不耐烦，其实我也不再有其他的不耐烦，我也就不去弄清这些问题了。有人告诉我，有一些成伙的工人每星期六返回佛罗伦萨，他们的小卡车就停在车站广场上，他们有时会捎带一些人。

我们于是去了车站广场。时间是五点。我们等了一小时。我坐在我的行李箱上，雅克琳也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广场曾遭到过轰炸。透过已毁的车站，可以看见抵达和开行的列车。数百汗流浹背、疲惫不堪的旅客从我们面前走过。我想象他们都是从佛罗伦萨来或是去那里，便带着妒忌望着他们。天已经热起来。广场上剩下的几棵树也已被太阳和火

车的烟雾烤焦了叶子，几乎给不了什么荫凉。我一心惦着小卡车，热也无所谓。半小时过后，雅克琳跟我说口渴，最好去喝杯汽水，时间来得及。我让她自己去，因为我不想错过那些工人。她便打消了念头，买了冰淇淋。我们赶紧吃，那东西在手上溶化，而且太甜，倒使我们更渴了。这是八月十一日。意大利人曾告知我们就要到伏天了，一般在八月十五日左右。雅克琳提醒我这一点。

“这还只是个开始，”她说，“到了佛罗伦萨怎么办？”

我没有回答她。我对她三次有两次都是不回答的。夏季让我心烦。也许是因为我不再希望可以找到什么办法去体验与这个季节协调的东西。她用这种口气说这些，令我不悦。

工人们总算来了。他们一小队一小队地过来。这些都是参加重建比萨的泥瓦工。其中一些穿着工装。第一小队人向一辆罩着篷布的小卡车跑去，那车离我们不远。雅克琳朝那个坐在小卡车驾驶位置上的工人奔去。她相信一个女人要比男人更有运气让那人心软。她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说我们两个是法国人，坐不上火车，我们想去佛罗伦萨，如果他愿意用小卡车捎带我们，那真是好心肠。为了我们度假，她学了两个月的速成意大利语，我也如此。他马上就答应了。我坐在他边上，可以更好地看路。雅克琳在车后面安顿下来。在海外领地部，我的位置离窗子就比她近。这种方式在我已变得那么习惯，她甚至也不再为此生气了。至少我以为如此。她顺从地在卡车后面坐下来。小卡车是有篷布的，那天下午荫凉处也差不多有三十六度。不过，显然她不怕热。几分钟后车里就坐满了。车开动了。这时是晚上六点。出城的路非常拥堵，挤满了自行车。司机诅咒着，大骂骑车人，那

些人骑成行，对他的喇叭声无动于衷。小时候他在法国呆过两年——这是他对所说的头一件事——他会说法语。于是他用法语发起火来——因为我在他身边。而且火很大。很快，他就不仅仅是对骑车人光火了。他在佛罗伦萨没有工作，得跑到七十五公里外的这里才能找到。对工人来说什么都难。他们的生活不叫生活。过日子很贵，而工钱又低。再这么下去不行了，事情必须变一变。头一件要变的，就是政府。必须推翻政府，清除在位的总统。他谈起总统。每提到这个遭诅咒的名字，他便挥动拳头，那动作无奈而愤怒，直到快不行了，才不情愿地重新握住方向盘。汽车左突右闪，风猛烈地灌进小卡车，篷布发出抽打声。但车里谁都对此无所动。我心想每周情况大概都如此，每星期六，这个司机出比萨城时都会对骑车人大光其火。我并不担心。这一天，我担心去不成佛罗伦萨，担心得太过，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令我害怕了，哪怕是到不了佛罗伦萨。满足使人迟钝，我听着司机说话。

刚出比萨城，还没到卡希纳^①，几声压低的轻叫从篷布下面传出来。是雅克琳。工人们大概向她献殷勤有点过火了。这种嬉笑的叫声一听就听出来了。司机也听到了。

他神情不安地对我说：“您要是愿意，您夫人她可以来坐在我旁边。”

“不必了。”

他望着我，很吃惊，而后又笑了。

“在我们这里，人都很嫉妒。在法国，不那么厉害是

① 意大利地名。——译注

吗？”

“可能。”

“他们上路前喝了几杯。今天是发薪的日子，所以才这样。真的不要紧吗？”

他轻松起来。

“这很自然，”我说，“当一个女人身边围满了男人，尤其是他们喝了酒。”

“不嫉妒真不错。我做不到。”

工人们笑起来。雅克琳发出一声略微刺耳的叫声。他看着我，还是很惊讶。

“我们生活得很孤单，”我说，“不见人，所以我倒挺高兴其他人……得了，您明白的。”

“你们结婚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相识很久了，但没结婚。我们要结婚的。她很在乎这个，结了婚，她才会快活。”

我们两人都笑了。

“很多女人都这样看重结婚。”

通常，那些志得意满，或简单说无忧无虑的人总使我痛苦。而他不是，我很能忍受他。

他说：“爱情和其他东西一样，长不了。”

“她人不错。”我说。

“我明白。”他笑着说。

过了卡希纳，路上人少多了。他有心情聊天了，便向我问些惯常的问题。

“您是第一次来意大利吗？”

“第一次。”

“来多久了?”

“半个月。”

“那您怎么看意大利人?”

他用挑衅的口气向我问这个问题，带着有些孩子气的狂妄自大。随后，他便一下收住表情，装作专心驾驶的样子，等着我说些什么。

“我还不是很清楚，”我说，“我不了解意大利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难不喜欢他们。”

他笑了。

“不喜欢意大利人，”他说，“就是不喜欢人类。”

他完全轻松下来。

“在这场下流的战争^①中，人们没少说他们。”

“在战争中，还有什么不让人们相信的?”我说。

我累了。他没有马上察觉到。

“那么比萨美吗?”

“是啊，美。”我说。

“幸亏广场没有被炸弹炸着。”

“幸亏如此。”

他朝我掉过头，看着我。我正勉强自己来回答他，他看到了。

“您累了?”他问。

“有点。”

“是热的，”他说，“还有旅行。”

“是的。”我说。

① 此处“下流的战争”为意大利文。——译注

但他仍然很想聊天。他跟我谈到自己，有二十来分钟，我不必答话。他跟我说，自解放以后，特别是自从他在皮埃蒙特^①加入一个工厂委员会后，他就对政治感兴趣。那一段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期。当这些委员会被解散时，他厌倦了，回到了托斯卡纳^②。但他怀念米兰，“因为米兰很热闹”。对这些委员会和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他谈了很多。

“他们在那里做的事是不是很恶心？”

这事他很看重，我便对他说是很恶心。他又谈起自己。现在他在比萨做泥瓦工。比萨有许多重建工程。小卡车是他自己的。他在解放时有了这辆车，便把它留下了。他就这么说着，经过村庄时，他便放慢车速，让我好好看看教堂、古迹，以及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文字：共产党万岁和打倒国王。每次我都看得十分认真，他也就一个也不错过。

我们到了蓬泰代拉^③。他又说起他的小卡车。他获得这辆车子的方式使他心里有点放不下。

“我能怎么样呢，我本该把它还给委员会的同志，但是没有，我把它留下了。”

他看得很清楚，这事一点也没有惹怒我。

“我是应该但我不能。这辆小卡车我已开了两个月，要还，是不可能了。”

“很多人大概都会这么做的。”

“我心想，我这辈子也不会再有一辆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实在忍不住要去做，甚至会去偷。这辆车，就是我偷

① 意大利北部地区。——译注

② 意大利中部地区。——译注

③ 意大利地名。——译注

来的。但要说后悔这么做，我做不到。”

他又解释说这是辆破车，正如我所见，六十公里的时速都开不到，但他还是很高兴能有这车。噯，他就是喜欢车。再说，阀门好好磨合一下，它可以开到八十。可就是他从来没有时间去做。它还是能帮他不少忙的。有了这车，气候好的季节，周末他便去地中海的一个小渔港，带着他的伙伴们。比坐火车便宜一半。“在哪儿？”我问。“在罗卡。”他说。家在那儿。不远。每星期去一趟很难，因为汽油是配给的，只能半个月去一趟。他上星期就去了。哦！这是个很小的港口。上次回去，来了一位很阔的美国女人，真不知她到这么个角落里来干什么。一个美国女人，是的，至少人都这么说。她有个漂亮的游艇，就抛锚在海滩前。他看到她游泳了。这是个很美的女人。美到连小地方都不一般。他一直相信人家说的，美国女人不如他们意大利女人美。可这个女人，显而易见，她是那么美，他都想不起在什么地方遇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他不是对我说她很标致令他动心，而是说她很美。他说得很严肃，用意大利文 *Bellissima* 这个字^①。又加了一句：E sola^②。

随后，他跟我谈起罗卡。其实，如果我有时间，为什么不去那儿呢？要真正了解意大利，不能老限于城市。也得参观一两个村子，到乡下去。而罗卡，这是看一看意大利小百姓生活的好去处。这些小百姓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们干起活来谁都不能比，您会看到他们多善良。他了解他们——他父母都是农民，不过，虽然他不再跟他们一样糊涂，但他更爱

① 意为“美极了”。——译注

② 意为“而且独一无二”。——译注

他们了。从这些人中出来使他有点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他自豪地谈起他们，好像在说什么美妙的东西。是啊，我要有时间，应该去罗卡。那儿只有一家客栈，但我和我妻子会住得舒服的。他对我说：

“一面是海，另一面是河。当海浪太大，或者天气太热，或者就是想换一换，您就去河里沐浴。河水总是清凉的。而客栈正好就在河边。”

他跟我谈起这条河，这家客栈，那悬于河谷的大山和潜水捕鱼。

“当你从没做过，你无法想象。头一次会害怕，以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那色彩很美，鱼儿从你肚子下游过。一片宁静，你无法想象。”

他讲到民间舞会，讲到本地水果——像橙子一样大的柠檬。

我们到了阿尔诺河^①谷的圣罗马诺^②。天色呈赤褐色。路上已经不见太阳，但有一会儿山丘顶上还能见到。从山脚到山顶，种满了橄榄树。房屋跟土地一色，很好看。没有一户的边上不矗立着柏树。这是一种甜美得腻人的景色。

“您是托斯卡纳这一带的人吗？”我问他。

“是的，就是这个河谷的。”他说，“但不在佛罗伦萨这一面。不过现在家里人在罗卡。我父亲，他喜欢海。”

太阳消失在山丘后面，河谷折射着阿尔诺河的光芒。这是一条小河，水面闪亮而平静，河湾多而舒缓，河水是绿色的，这一切给它一种睡意蒙眬的野兽的姿态。它慵懒地卧在

① 意大利的一条河流。——译注

② 意大利地名。——译注

陡峭的河岸间，快乐地流淌着。

“它真美，阿尔诺河。”我说。

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就对我以你相称了。

“那你呢，”他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在海外领地部身份登记处工作。”我说。

“你喜欢这工作吗？”

“受不了。”我说。

“你干什么呢？”

“抄写出生和死亡证。”

“我明白了，”他说，“你在里面很久了吗？”

“八年。”

停了一会儿他说：“我可做不了。”

“是啊，”我说，“你做不了。”

“不过，”他说，“做泥瓦工是很苦的，冬天冷，夏天热。但整天抄写，我做不了。有人可以做，应该这样，可我不行，我做不了。”

“我也不行。”

“可你不是在做吗？”

“我在做。一开始我以为我会做死的，尽管如此，我也做了，你明白怎么回事，我不多说了。”

“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认为会做死？是的，但再也不是我了，而是其他人。”

“这肯定令人厌烦，总在那里抄。”他慢慢地说道。

“你是无法想象的。”我说。

我说这句话时大概是用了一种调侃的语气，人家满可以认为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或者认为这是我谈论个人生活的